清史稿/卷2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百九十四

清史稿
卷二百九十五　列傳八十二
作者：朱孔彰

卷二百九十六

朱孔彰曾參與補年羹堯傳。

隆科多

隆科多，佟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一等公佟國維子，孝懿仁皇后弟也。

康熙二十七年，授一等侍衛，擢鑾儀使，兼正藍旗蒙古副都統。

四十四年，以所屬人違法，上責隆科多不實心任事，罷副都統、鑾儀使，在一等侍衛上行走。

五十年，授步軍統領。

五十九年，擢理藩院尚書，仍管步軍統領。

六十一年十一月，聖祖大漸，召受顧命。世宗即位，命與大學士馬齊總理事務，襲一等公，授吏部尚書。旋以總理事務勞，加一等阿達哈哈番，以其長子岳興阿襲。次子玉柱，

自侍衛授鑾儀使。

雍正元年，與川陝總督年羹堯同加太保。

二年，兼領理藩院事。纂修《聖祖實錄》、《大清會典》並充總裁，監修《明史》。復與羹堯同賜雙眼花翎、四團龍補服、黃帶、紫轡。

三年，解步軍統領。玉柱以行止甚劣，奪官，交隆科多管束。羹堯得罪，上以都統範時捷疏劾欺罔貪婪諸狀，及妄劾道員金南瑛等，並下吏部議處。上諭曰：「前以隆科多、年羹堯頗著勤勞，予以異數，乃交結專擅，諸事欺隱。」命繳上所賜四團龍補服，並不得復用雙眼花翎、黃帶、紫轡。及議上，以時捷劾，請罷羹堯任；以妄劾南瑛，請嚴加治罪。上以前議徇庇，後議復過當，責隆科多有意擾亂，削太保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，命往阿蘭善等處修城墾地，諭曰：「朕御極之初，隆科多、年羹堯皆寄以心腹，毫無猜防。孰知朕視為一德，彼竟有二心，招權納賄，擅作威福，欺罔悖負，朕豈能姑息養奸耶？向日明珠、索額圖結黨行私，聖祖解其要職，置之閒散，何嘗更加信用？隆科多、年羹堯若不知恐懼，痛改前非，欲如明珠等，萬不能也！殊典不可再邀，覆轍不可屢蹈，各宜警懼，毋自乾誅滅。」

四年，隆科多家僕牛倫挾勢索賄，事發，逮下法司，鞫得隆科多受羹堯及總督趙世顯、滿保，巡撫甘國璧、蘇克濟賄。讞上，上命斬倫，罷隆科多尚書，令料理阿爾泰等路邊疆事務。尋命勘議俄羅斯邊界。

初，隆科多與阿靈阿、揆敘相黨附，繼又與羹堯交結。至是，上盡發阿靈阿、揆敘及羹堯罪狀，宣示中外。又侍郎查嗣庭為隆科多所薦，坐悖逆誅死，上詰隆科多，隆科多不以實對。

五年，宗人府復奏劾輔國公阿布蘭以玉牒畀隆科多藏於家，阿布蘭坐奪爵幽禁。上命奪隆科多爵，召還京，命王大臣會鞫。以聖祖升遐，隆科多未在上前，妄言身藏匕首以防不測；又自擬諸葛亮，奏稱「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即死期將至之時」；上躬祀壇廟，妄謂防刺客，令於案下搜查；上謁陵，妄奏「諸王心變」。具獄辭：大不敬之罪五，欺罔之罪四，紊亂朝政之罪三，黨姦之罪六，不法之罪七，貪婪之罪十六，凡四十一款，當斬，妻子入辛者庫，財產入官。上諭曰：「隆科多罪不容誅，但皇考升遐，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。今以罪誅，朕心有所不忍，可免其正法，於暢春園外築屋三楹，永遠禁錮；

妻子免入辛者庫，岳興阿奪官，玉柱發黑龍江。」

六年六月，隆科多死於禁所，賜金治喪。

年羹堯

年羹堯，字亮工，漢軍鑲黃旗人。父遐齡，自筆帖式授兵部主事，再遷刑部郎中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授河南道御史。四遷工部侍郎，出為湖廣巡撫。湖北武昌等七府歲徵匠役班價銀千餘，戶絕額缺，為官民累。遐齡請歸地丁徵收，下部議，從之。疏劾黃梅知縣李錦虧賦，奪官。錦清廉得民，民爭完逋賦，諸生吳士光等聚眾閉城留錦。事聞，上命調錦直隸，士光等發奉天，遐齡與總督郭琇俱降級留任。四十三年，遐齡以病乞休。

羹堯，康熙三十九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迭充四川、廣東鄉試考官，累遷內閣學士。四十八年，擢四川巡撫。四十九年，斡偉生番羅都等掠寧番衛，戕游擊周玉麟。上命羹堯與提督岳昇龍剿撫。昇龍率兵討之，擒羅都，羹堯至平番衛，聞羅都已擒，引還。川陝總督音泰疏劾，部議當奪官，上命留任。五十六年，越嶲衛屬番與普雄土千戶那交等為亂，羹堯遣游擊張玉剿平之。

是歲，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將策淩敦多卜襲西藏，戕拉藏汗。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黃勝關，兵譁，引還。羹堯遣參將楊盡信撫諭之，密奏泰失兵心，不可用，請親赴松潘協理軍務。上嘉其實心任事，遣都統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。五十七年，羹堯令護軍統領溫普進駐里塘，增設打箭爐至里塘驛站，尋請增設四川駐防兵，皆允之。上嘉羹堯治事明敏，巡撫無督兵責，特授四川總督，兼管巡撫事。五十八年，羹堯以敵情叵測，請赴藏為備。廷議以鬆潘諸路軍事重要，令羹堯毋率兵出邊，檄法喇進師。法喇率副將岳鍾琪撫定里塘、巴塘。羹堯亦遣知府遲維德招降乍丫、察木多、察哇諸番目，因請召法喇師還，從之。

五十九年，上命平逆將軍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，授羹堯定西將軍印，自拉里會師，並諮羹堯孰可署總督者。羹堯言一時不得其人，請以將軍印畀護軍統領噶爾弼，而移法喇軍駐打箭爐，上用其議。巴塘、里塘本雲南麗江土府屬地，既撫定，雲貴總督蔣陳錫請仍隸麗江土知府木興；羹堯言二地為入藏運糧要路，宜屬四川，從之。興率兵往收地，至喇皮，擊殺番酋巴桑，羹堯疏劾。上命逮興，囚雲南省城。八月，噶爾弼、延信兩軍先後入西藏，策淩敦多卜敗走，西藏平。上諭羹堯護凱旋諸軍入邊，召法喇還京師。

羹堯尋遣兵撫定里塘屬上下牙色、上下雅尼，巴塘屬桑阿壩、林卡石諸生番。六十年，入覲，命兼理四川陝西總督，辭，還鎮，賜弓矢。上命噶爾弼率兵駐守西藏，行次瀘定橋，噶爾弼病不能行，羹堯以聞。上命公策旺諾爾佈署將軍，額駙阿寶、都統武格參贊軍務，駐西藏。青海索羅木之西有郭羅克上中下三部，為唐古特種人，屢出肆掠。阿寶以聞，上令羹堯與鍾琪度形勢，策進討。羹堯疏言：「郭羅克有隘口三，悉險峻，宜步不宜騎。若多調兵，塞上傳聞，使賊得為備，不如以番攻番。臣素知瓦斯、雜穀諸土司亦憾郭羅克肆惡，原出兵助剿。臣已移鍾琪令速赴松潘，出塞督土兵進剿。」尋，鍾琪督兵擊敗郭羅克，下番寨四十餘，獲其渠，餘眾悉降。

六十一年，羹堯密疏言：「西藏喇嘛楚爾齊木臧布及知府石如金呈策旺諾爾布委靡，副都統常齡、侍讀學士滿都、員外郎巴特瑪等任意生事，致在藏官兵不睦。」因請撤駐藏官兵。下廷臣議，以羹堯擅議撤兵，請下部嚴議，上原之，命召滿都、巴特瑪、石如金、楚爾齊木臧布等來京師，遣四　　川巡撫色爾圖、陝西布政使塔琳赴西藏，佐策旺諾爾布駐守。

自軍興，陝西州縣饋運供億，庫帑多虧缺。羹堯累疏論劾州縣吏，嚴督追償。陝西巡撫噶什圖密奏虧項不能速完，又與羹堯請加徵火耗墊補。上諭曰：「各省錢糧皆有虧空，陝西尤甚。蓋自用兵以來，師所經行，資助馬匹、盤費、衣服、食物，倉卒無可措辦，勢必挪用庫帑。及撤兵時亦然。即如自藏回京，將軍以至士卒，途中所得，反多於正項。各官費用，動至萬金，但知取用，不問其出自何項也。羹堯等欲追虧項以充兵餉，追比不得，又議加徵火耗。火耗止可議減，豈可加增？朕在位六十一年，從未加徵火耗。今若聽其加派，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徵，肆無忌憚矣。著傳旨申飭。」命發帑銀五十萬送陝西資餉。

世宗即位，召撫遠大將軍允禵還京師，命羹堯管理大將軍印務。雍正元年，授羹堯二等阿達哈哈番世職，並加遐齡尚書銜。尋又加羹堯太保。詔撤西藏駐防官軍。羹堯疏陳邊防諸事，請於打箭爐邊外中渡河口築土城，移嵐州守備駐守；大河南保縣，移威茂營千總駐守；越巂衛地方寥闊，蠻、倮出沒，改設游擊，增兵駐守；松潘邊外諸番，阿樹為最要，給長官司職銜；大金川土目莎羅奔從征羊峒有功，給安撫司職銜；烏蒙蠻目達木等兇暴，土舍祿鼎坤等請擒獻，俟其至，給土職，分轄其地。下部議，從之。論平西藏功，以羹堯運糧守隘，封三等公，世襲。

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為顧實汗孫，糾諸台吉吹拉克諾木齊、阿爾布坦溫布、藏巴札布等，

劫親王察罕丹津叛，掠青海諸部。上命羹堯進討，諭撫遠大將軍延信及防邊理餉諸大臣，四川、陝西、雲南督、撫、提、鎮，軍事皆告羹堯。十月，羹堯率師自甘州至西寧，改延信平逆將軍，解撫遠大將軍印授羹堯，盡護諸軍。羹堯請以前鋒統領素丹、提督岳鍾琪為參贊大臣，從之。論平郭羅克功，進公爵二等。

羹堯初至西寧，師未集，羅卜藏丹津诇知之，乃入寇，悉破傍城諸堡，移兵向城。羹堯率左右數十人坐城樓不動，羅卜藏丹津稍引退，圍南堡。羹堯令兵斫賊壘，敵知兵少，不為備，驅桌子山土番當前隊；砲發，土番死者無算。鍾琪兵至，直攻敵營，羅卜藏丹津敗奔，師從之，大潰，僅率百人遁走。羹堯乃部署諸軍，令總兵官周瑛率兵截敵走西藏路，都統穆森駐吐魯番，副將軍阿喇納出　　噶斯，暫駐布隆吉爾，又遣參將孫繼宗將二千人與阿喇納師會。敵侵鎮海堡，都統武格赴援，敵圍堡，戰六晝夜，參將宋可進等赴援，敵敗走，斬六百餘級，獲多巴囊素阿旺丹津。羅卜藏丹津攻西寧南川口，師保申中堡。敵圍堡，堡內囊素與敵通，欲鑿牆而入。守備馬有仁等力禦，可進等赴援，夾擊，敵敗走，諸囊素助敵者皆殺之。羹堯先後疏聞，並請副都統花色等將鄂爾多斯兵，副都統查克丹等將歸化土默特兵，總兵馬覿伯將大同鎮兵，會甘州助戰，從之。

西寧北川、上下北塔蒙回諸眾將起應羅卜藏丹津，羹堯遣千總馬忠孝撫定下北塔三十餘莊。上北塔未服，忠孝率兵往剿，擒戮其渠，餘眾悉降。察罕丹津走河州，羅卜藏丹津欲劫以去。羹堯令移察罕丹津及其族屬入居蘭州。青海台吉索諾木達什為羅卜藏丹津誘擒，脫出來歸，羹堯奏聞，命封貝子，令羹堯撫慰。敵掠新城堡，羹堯令西寧總兵黃喜林等往剿，斬千五百餘級，擒其渠七，得器械、駝馬、牛羊無算。以天寒，羹堯令引師還西寧。

尋策來歲進兵，疏：「請選陝西督標西安、固原、寧夏、四川、大同、榆林綠旗兵及蒙古兵萬九千人，令鍾琪等分將，出西寧、松潘、甘州、布隆吉爾四道進討，分兵留守西寧、甘州、布隆吉爾，並駐防永昌、巴塘、里塘、黃勝關、察木多諸隘。軍中馬不足，請發太僕寺上都打布孫腦兒孳生馬三千，巴爾庫爾駝一千，仍於甘、涼增買千五百。糧米，臣已在西安預買六萬石。軍中重火器，請發景山所製火藥一百駝，駝以一百八十斤計。」下廷議，悉如所請，馬加發千，火藥加發倍所請。

察罕丹津屬部殺羅卜藏丹津守者來歸，羹堯宣上指，安置四川邊外。墨爾根戴青拉查卜與羅卜藏丹津合力劫察罕丹津，其子察罕喇卜坦等來歸，羹堯令招拉查卜內附。又有堪布諾門汗，察罕丹津從子也，為塔兒寺喇嘛，叛從敵，糾眾拒戰，至是亦來歸。羹堯數

其罪，斬之。羅卜藏丹津侵布隆吉爾，繼宗與副將潘之善擊敗之。西寧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屢出為盜，羹堯招三部內附。餘部行掠如故，呈庫、沃爾賈二部尤暴戾。羹堯令鍾琪率瓦斯、雜穀二土司兵至歸德堡，撫定上下寺東策布，督兵進殲呈庫部眾，擒戮沃爾賈部酋，餘並乞降。

二年，上以羅卜藏丹津負國，叛不可宥，授鍾琪奮威將軍，趣羹堯進兵。西寧東北郭隆寺喇嘛應羅卜藏丹津為亂，羹堯令鍾琪及素丹等督兵討之，賊屯哈拉直溝以拒。師奮入，度嶺三，毀寨十。可進、喜林及總兵武正安皆有斬馘，复毀寨七，焚所居室。至寺外，賊伏山谷間，聚薪縱火，賊殲焉，殺賊六千餘，毀寺，誅其渠。青海貝勒羅卜藏察罕、貝子濟克濟札布、台吉滾布色卜騰納漢將母妻詣羹堯請內屬，羹堯予以茶葉、大麥，令分居邊上。羹堯遣鍾琪、正安、喜林、可進及侍衛達鼐，副將王嵩、紀成斌將六千人深入，留素丹西寧佐治事。

二月，鍾琪師進次伊克喀爾吉，搜山，獲阿爾布坦溫布，喜林亦得其酋巴珠爾阿喇布坦等。師復進，羹堯訶知阿岡都番助敵，別遣涼莊道蔣泂等督兵攻之，戮其囊素。复擊破石門寺喇嘛，殺六百餘人，焚其寺。鍾琪師復進次席爾哈羅色，遣兵攻噶斯，逐吹拉克諾木齊。三月，鍾琪師復進次佈爾哈屯。羅卜藏丹津所居地曰額母訥布隆吉，鍾琪督兵直入，分兵北防柴旦木，斷往噶斯道。羅卜藏丹津走烏蘭穆和兒，复走柴旦木，師從之，獲其母阿爾太哈屯及其戚屬等，並男婦、牛羊、駝馬無算。分兵攻烏蘭白克，獲吹拉克諾木齊及助亂八台吉。時藏巴扎布已先就擒，羅卜藏丹津以二百餘人遁走。青海部落悉平。論功，進羹堯爵一等，別授精奇尼哈番，令其子斌襲，封遐齡如羹堯爵，加太傅；並授素丹、可進三等阿達哈哈番，喜林二等阿達哈哈番，按察使王景灝及達鼐、瑛、嵩、成斌拜他喇布勒哈番，提督郝玉麟及正安拖沙喇哈番。

阿拉布坦蘇巴泰等截路行劫，羹堯令繼宗往剿，逐至推墨爾，阿拉布坦蘇巴泰將妻子遁走。成斌等搜戮餘賊至梭羅木，擊斬堪布夾木燦垂扎木素。羹堯遣達鼐及成斌攻布哈色布蘇，獲台吉阿布濟車陳；又遣副將岳超龍討平河州塞外鐵布等七十八寨，殺二千一百餘人，得人口、牲畜無算。羹堯執吹拉克諾木齊、阿爾布坦溫布、藏巴扎布檻送京師。上祭告廟、社、景陵、禦午門受俘。羹堯策防邊諸事，以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乞降，請罷北征師，分駐巴里坤、吐魯番、哈密城、布隆吉爾駐兵守焉，轄以總兵，每營撥餘丁屯赤金衛、柳溝所田；設同知理民事，衛守備理屯糧，游牧蒙古令分居布隆吉爾迤南山中。寧夏邊外阿拉善以滿洲兵駐防。上悉從所請。

莊浪邊外謝爾蘇部土番據桌子、棋子二山為巢，皆穴地而居，官軍駐其地，奴使之；兵或縱掠，番御之，盡殲，置不問，番始橫。涼州南崇寺沙馬拉木扎木巴等掠新城張義諸堡。又有郭隆寺逸出喇嘛，與西寧納硃公寺、朝天堂、加爾多寺諸番相結，糾謝爾蘇部土番謀為亂。羹堯遣鍾琪等督兵討之，納硃公寺喇嘛降。師進次朝天堂，遣成斌、喜林及副將張玉等四道攻加爾多寺，殺數百人，餘眾多入水死，焚其寺。游擊馬忠孝、王大勳戰和石溝，王序吉、范世雄戰石門口，洞戰喜逢堡，蘇丹師次旁伯拉夏口，土番偽降，詗之，方置伏，縱兵擊之，所殺傷甚眾。洞搜剿棋子山，逐賊巴洞溝，土司魯華齡逐賊天王溝，先密寺喇嘛縛其渠阿旺策淩以獻。師入，轉戰五十餘日，殺土番殆盡。羹堯以先密寺喇嘛反覆不常，並焚其寺，徙其眾加爾多寺外桌子山；餘眾降，羹堯令隸華齡受約束。

條上青海善後諸事，請以青海諸部編置佐領。三年一入貢，開市那拉薩拉。陝西、雲南、四川三省邊外諸番，增設衛所撫治。諸廟不得過二百楹，喇嘛不得過三百。西寧北川邊外築邊牆，建城堡。大通河設總兵，鹽池、保安堡及打箭爐外木雅吉達、巴塘、里塘諸路皆設兵。發直隸、山西、河南、山東、陝西五省軍罪當遣者，往大通河、布隆吉爾屯田；而令鍾琪將四千人駐西寧，撫綏諸番。下王大臣議行。十月，羹堯入覲，賜雙眼花翎、四團龍補服、黃帶、紫轡、金幣。敘功，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職，令其子富襲。

羹堯才氣凌厲，恃上眷遇，師出屢有功，驕縱。行文諸督撫，書官斥姓名。請發侍衛從軍，使為前後導引，執鞭墜鐙。入覲，令總督李維鈞、巡撫範時捷跪道送迎。至京師，行絕馳道。王大臣郊迎，不為禮。在邊，蒙古諸王公見必跪，額駙阿寶入謁亦如之。嘗薦陝西布政使胡期恆及景灝可大用，劾四川巡撫蔡珽逮治，上即以授景灝，又擢期恆甘肅巡撫。羹堯僕桑成鼎、魏之耀皆以從軍屢擢，成鼎布政使，之耀副將。羹堯請發將吏數十從軍，上許之。覲還，即劾罷驛道金南瑛等，而請以從軍主事丁松署糧道。上責羹堯題奏錯誤，命期恆率所劾官吏詣京師。三年正月，珽逮至，上召入見，備言羹堯暴貪誣陷狀，上特宥珽罪。

二月庚午，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羹堯疏賀，用「夕惕朝乾」語，上怒，責羹堯有意倒置，諭曰：「羹堯不以朝乾夕惕許朕，則羹堯青海之功，亦在朕許不許之間而未定也。」會期恆至，入見，上以奏對悖謬，奪官。上命更定打箭爐外增汰官兵諸事，不用羹堯議。四月，上諭曰：「羹堯舉劾失當，遣將士築城南坪，不惜番民，致驚惶生事，反以降番复叛具奏。青海蒙古饑饉，匿不上聞。怠玩昏憒，不可復任總督，改授杭州將軍。」而以鍾琪署總督，命上撫遠大將軍印。羹堯既受代，疏言：「臣不敢久居陝西，亦不敢遽

赴浙江，今於儀徵水陸交通之處候旨。」上益怒，促羹堯赴任。山西巡撫伊都立、都統前山西巡撫範時捷、川陝總督岳鍾琪、河南巡撫田文鏡、侍郎黃炳、鴻臚少卿單疇書、原任直隸巡撫趙之垣交章發羹堯罪狀，侍郎史貽直、高其佩赴山西按時捷劾羹堯遣兵圍郃陽民堡殺戮無辜，亦以讞辭入奏，上命分案議罪。罷羹堯將軍，授閒散章京，自二等公遞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，乃盡削羹堯職。

十二月，逮至京師，下議政大臣、三法司、九卿會鞫。是月甲戌，具獄辭：羹堯大逆之罪五，欺罔之罪九，僭越之罪十六，狂悖之罪十三，專擅之罪六，忌刻之罪六，殘忍之罪四，貪黷之罪十八，侵蝕之罪十五，凡九十二款，當大辟，親屬緣坐。上諭曰：「羹堯謀逆雖實，而事蹟未著，朕念青海之功，不忍加極刑。」遣領侍衛內大臣馬爾賽、步軍統領阿齊圖齎詔諭羹堯獄中令自裁。遐齡及羹堯兄希堯奪官，免其罪；斬其子富；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極邊。羹堯幕客鄒魯、汪景祺先後皆坐斬，親屬給披甲為奴。又有靜一道人者，四川巡撫憲德捕送京師，亦誅死。五年，赦羹堯諸子，交遐齡管束。遐齡旋卒，還原職，賜祭。

年希堯

希堯，初自筆帖式累擢工部侍郎。既，奪官，復起內務府總管，命榷稅淮安，加左都御史。十三年，為江蘇巡撫高其倬劾罷。乾隆三年，卒。

胡期恆

胡期恆，字元方，湖廣武陵人。祖統虞，明崇禎末進士。國初授檢討，官至秘書院學士。父獻徵，自廕生授都察院經歷，官至湖北布政使。期恆，康熙四十四年舉人。獻徵與遐齡友，歡若弟昆，期恆少從羹堯遊。上南巡，獻詩，授翰林院典籍。出為夔州通判，有恩信，民為建生祠。羹堯為巡撫，薦期恆，遷夔州知府，再遷川東道。羹堯兼督陝西，复薦遷陝西布政使。期恆通曉朝章國故，才敏，善理繁劇，羹堯深倚之。羹堯挾貴而驕，惟期恆能以微言救其失。羹堯奴辱咸陽知縣，期恆執而杖之，自是諸奴稍斂戢。嘗諷羹堯善持盈，羹堯勿能用。及羹堯敗，諸為羹堯引進者，爭劾羹堯以自解；期恆惟引咎，終不言羹堯，乃下獄頌系。至高宗即位，始得釋。僑居江南，久之，卒。

論曰：雍正初，隆科多以貴戚，年羹堯以戰多，內外夾輔為重臣。乃不旋踵，幽囚誅夷，亡也忽諸。當其貴盛侈汰，隆科多恃元舅之親，受顧命之重；羹堯自代允禵為大將軍，

師所向有功。方且憑藉權勢，無復顧忌，即於覆滅而不自怵。臣罔作威福，古聖所誡，可不謹歟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